



THE

〔巴基斯坦〕 阿里·塞西 著 郭莉 译

WISH

祈愿者

MAKER *Ali Sethi*

南海出版公司

013067833

I381.45

01

祈愿者

THE WISH MAKER

〔巴基斯坦〕阿里·塞西 著 郭莉 译

Ali Sethi



南海出版公司

I381.45

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祈愿者 / (巴基斯坦) 阿里·塞西著; 郭莉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8
ISBN 978-7-5442-6537-9

I. ①祈… II. ①阿…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巴
基斯坦—现代 IV. ①I38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971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180

THE WISH MAKER by Ali Sethi

Copyright © 2009 by Ali Sethi

Copyright licensed by Ali Sethi c/o The Karpfinger Agenc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祈愿者

〔巴基斯坦〕阿里·塞西 著

郭莉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毛文婧 杨宇声

装帧设计 李志昇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21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537-9

定 价 39.5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对于用祝愿构成全部心灵的年轻绅士们来说，
了解另一个灵魂这种艰巨的任务，并不适合。

——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

第一部

附 錄

1

云朵从下面飘上来，越飘越高，越飘越高，最后从视线中消失；草皮从灰色变成绿色和棕色，马赛克变成一片片的区域和道路；路上的一个小黑点变成车辆，在熹微的晨光中朝着各自的目的地奔驰。

纳西姆已经在机场等候了。她站在栏杆旁边，又矮又胖的身子紧压在身前的栏杆上，两脚叉开，四平八稳地站在那里，竭力抵御着人群的推挤。一块方形的厚纸板牌子被她举过头顶，在乱哄哄的人群当中依然引人注目。牌子上，母亲利落的笔迹写着我的名字：扎基·谢拉兹先生。

我挥挥手。

纳西姆看见了。她放下牌子，咧嘴笑起来。

“你好，纳西姆。”

她拥抱了我，想要帮我拿行李箱。

“不用，纳西姆——”

“不，不。”

“纳西姆——”

“不。”

“但是——”

“不，不。”

我跟着她来到外面。空气湿冷，天空阴霾。新机场的外观是米黄色的(旧机场是白色)。停车场里现在有了广告牌。我们先是路过了一家连锁餐厅的广告板，然后又路过一个大电子屏，上面播放的是一个新牌子的牙膏广告。广告没有声音，结束的画面是一片飞溅的色彩，然后广告又从头开始。

“并没有多冷。”我说。

“你说得对，”纳西姆说，“没多冷。”

车子在最后一排。里面有个男人在等着我们，一个年轻的、休闲打扮的男人。他把膝盖蜷在方向盘处，双手交叠在脑后。看到我们，他马上弹了起来，一边微笑，一边用力地点着头。他和我握过手，又飞快地从纳西姆手里接过行李箱。纳西姆没有介绍他是谁，只是监视着他的举动，脸上带着挑剔、忍耐的严厉神情，毫无笑意，只有一种得到授权的威严。她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一声发力提起行李箱，用力把它拖进汽车后备箱里。在行李箱的撞击下，新换的地毯味道飘了出来。

“车子刚保养过。”纳西姆说。

她坐到司机身边，对如何驶出停车场进行着根本没有必要的指点。在收费亭处，她递给他十卢比。司机探过窗户，把钱给了停车场的守卫。

“收据。”纳西姆说，然后小心地收好了它。

司机摇上窗户，驶出停车场，离开机场，来到公路上。他双手握着方向盘，皱起眉头，全神贯注，还舔着嘴唇。

“新司机。”纳西姆说。

“我知道。”我说。

“是的。”她说。

我们驶过一段弯路，车身晃动起来，纳西姆伸手抓住身旁车窗上方的把手。公路又变直了。有一部分路面拉起了警戒线，正在铺设中。没看见铺路的工人，只有一些工具留在那里，好像表示他们还会再回来。沿着公路，我们驶入市集。路面变得坎坷不平，飘荡着尘灰，拥堵着人群。纳西姆仍拉着把手，用另一只手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中的声音混杂着路上的嘈杂、颠簸与震动，持续了好多分钟。驶出市集，公路重新变得平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坎特，路边有高大的住宅围墙，上面满覆着三角梅和常春藤，还有古树、公园和隐匿在没有标识的大门后的军队大院。路上几乎空空荡荡。司机胆子壮了起来，闯了一个又一个红灯。纳西姆没有阻止他。她沉浸在电台节目中：一个说着美式英语的女人正声音轻柔地向听众讲述爱的危险与好处。那女人不时发笑，纳西姆也在笑，而且很刺耳，她是在嘲笑这个

话题的大胆与无耻。她拍着大腿，晃动着。

“电台。”她朝着收音机，喜爱地点头说道。

“噢，是的。”我说，“电台……”

我们在沉默中度过了没有电台节目的数分钟。

“所以，那么，”她说，“美国怎样？”

“美国挺好的。”我说，虽然它过去并不怎么好。我本来还想再说点什么，但这个问题问得太宽泛了。

“不错，”纳西姆说，“你的学业怎样？”

“我的学业很好。”

“很不错。”她停住了，拉着车的把手，脸上的笑容中满是认可和善意，“你知道吗，没有哪个地方像沙特那样。”

她最近刚去了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加朝圣。

“真的？”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它一样，”她缓缓地、庄严地摆着头说，“他们什么都有：肯德基、麦当劳，什么都有，你叫得出名字的，他们都有。”

“确实如此。”

“噢，是的。还有那里的天房^①——真让人开眼。那里什么人都有：黑人，白人，这样的，那样的，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在这里，我是一个佣人，但在那里，没有人是佣人。那里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平静，好像你的心里装满了眼泪一般。我还用嘴唇亲吻了黑石。”

“那是什么感觉？”

她眨眨眼，试图回忆起当时的体验。过了好一阵子，她终于用惊讶的语气说道：“石头的感觉。”

在桥上，我们路过了一个广告牌，上面是手机的新促销政策。模特是一个本地姑娘，耸起肩膀，肩膀上亮闪闪的，一手叉在腰间，另一只手拿着一部手机放在耳边。她歪着头，睁大的眼睛露出惊讶的神色。“大家都在哪里？”我问。

① 天房：麦加城圣寺中央的高大石殿，为全世界穆斯林做礼拜时的正向。

“在分头行动，”纳西姆说，“这个时候没人休息。要到婚礼举行的时候才算完。总是这样，总是这样，这是件狂热的事情。你到家以后自己就看到了。大家都不一样。”

房子在重新装修。外墙涂料是新刷的，很快就干了；铁门刚上过漆，闪闪发亮；原本满是裂痕的车道，现在重新变得平坦了，新补上沥青的位置还湿漉漉的，闪着光。草坪修剪过，边缘密密地摆着一排金盏花，让人感觉这里是真正的花园，而不仅仅是一片草地；到了晚上，这里会变成一个华贵的、金碧辉煌的地方，各处隐藏的灯光，会渲染出深不可测的暗影、漫无边际的神秘，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新娘现在不能来。”我的母亲说道。这是早上，她正在电话里和裁缝交谈。裁缝在为新娘改制上衣，说想要再量一量新娘的身材。“这不可能。我们那么信任你，交给你来做。我们也可以选择许多别的店家，可我们找了你。我们交给了你来。这不可能。”

最终母亲同意了试穿的时间，但她坚持要裁缝带着成衣到房子这儿来。新娘在休息，只能见他一小会儿，然后他就应该回去，缝制好上衣，按照约定的时间交过来。和裁缝谈妥后，她又开始和美容师谈，还是在门口的游廊上打电话。她坐在一张白色的柳条椅上，身子前倾，因为担心而轻微地晃动着；美容师是个淡漠的中国女人，她开始不肯接电话，后来又只是给出模棱两可的、可疑的回答，一个“好”或是“也许吧”，这样的约定可不太牢靠。接着又是母亲和宴席承包者的争吵，因为修改后的订单中没有健怡可乐和健怡七喜，母亲威胁要取消订单，他们则坚持他们做得对，她威胁要在自己的杂志中曝光他们，他们慢慢地败退，最终还是道了歉，母亲也接受了他们的道歉。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她说。她指的是组织婚礼，独力组织婚礼。尽管资金和资源来自于家族各支，但有种感觉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所有辛苦劳累和乏味的差事都已经不成比例地落到了我母亲的头上。“我讨厌这种感觉，”她说，轻微而有力地地点头，“真的讨厌。”

然后她叹了口气，陷进椅子上，用手盖住眼睛，好像是说，她做了过

多的事情却没能得到应有的认可，所以她有资格不时地说上一些不理智的话。那天晚些时候，从负责印刷的人那边送来一大堆的婚礼卡片。母亲对卡片很满意，她又说：“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孩子们。”这是在强调她的组织者角色、她的技巧、她的耐性、以及她所扮演的类似父母亲双职的角色，这就又给整件事重新染上一层积极的光辉。

“看看这个。”她说，用手指骄傲地划过邀请卡的第一行：

诚挚邀请您出席萨玛尔的婚礼。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棒极了。

而且还不如此，这确凿无疑是我送给表亲萨玛尔·阿比的祈愿。她曾经搬走。多年的分离后，我现在为了她，回来参加仪式。

自从离开家去上大学，这是我第一次回拉合尔市。我现在仍在想着我的大学。在那里——马萨诸塞州——现在正是寒假，秋季学期已经结束了。风雪交加，道路因为冰冻而变得拥堵，人们躲在烧着暖气的房子里，任凭外面雪花翻飞。那里的生活还活跃在我的脑海中，是那样熟悉：早上准时搭乘校园巴士去上课，然后去餐厅吃饭，然后又及时赶回教室上课。晚上则坐在公共休息室火炉前面的沙发上。周末的时候，公共休息室会变得喧嚣又拥挤，音乐流淌，有人在跳舞，穿着拖鞋的人们挤在酒吧区，最后，以上床作为终极的慰藉。这就是我对于那一切刚刚建立起来的印象。现在在我的脑海里塞满了这些，但我也知道，此刻的宿舍已经上锁，火苗早已熄灭，校园里空空荡荡，一切都停顿了下来。

那里是那里，而我在这里，在家中。

但家也不一样了。机场是新的，道路是新的；从机场出来的路上看到的那些广告牌、建筑，大都是近两年才出现的，它们反复向我昭示着一个问题：一切都在飞速地进步。多出来的还包括疏离感，回家的路途太短，桥太窄，运河边上的树不够高，而家里的一切也都好像古怪地缩水了，看上去都变得大不如前。我房间里的床，只是一张床而已，又窄又硬，枕头

则不相称地奇大无比，而房间，也仅仅是一个墙壁斑驳的房间，夏天的湿气会让墙皮卷翘起来。门口的游廊在我眼中不再是宽敞的大道，厨房则整日都有一股味道。

“什么味道？”我母亲问。

煎东西的油、洋葱、姜、蒜混在一起的味道。

“多喝水。”我母亲说。

水里有股味儿。

“水里没有味儿。”

“有。”

“那你自己买水喝。去市集，自己买水。把你自己的东西放进冰箱里。你自己弄东西吃。”

我从市集买回东西，拿到冰箱处。可冰箱已经塞满了：底部是生的蔬菜，上面的几格是烧熟的菜、酸辣酱还有佐料，不同的人爱吃的东西暂时歪歪扭扭地摞在一起、堆在一起，好为了新娘的各种需求腾地方。新娘的地盘是最上面一格：一小罐新鲜压榨的橙汁，几听“瘦得快”，还留着点儿空，要放别的東西。

“烤的东西，”母亲说，“减肥的东西。但有时候她又想吃甜食。说不准。”

母亲待在屋子里，她房间里的书、杂志和报纸，原本是堆在地板上的，现在全都收拾好了，放到了壁架上。所有的桌子上都有灯，没有从头顶照下的光源。这是因为她曾读到过关于直射灯光的不利影响，她说，她总感觉那影响了她的脾气，但她从没想到过坐下来，找找真正的问题所在。她相信自己的判断，每晚的最后几个小时，她总会上网钻研有关健康的话题。早上，她缓缓起身来到客厅，又躺到沙发上开始读报纸。不是一张接一张地快速地读——那是她在赶着去工作前的做法——而是慢慢地、真正地投入地读，沉迷于原本与她无干的事物。在早上的这一过程中，她会喝光茶壶里的茶，并多次叫人拿去加热。她还会开着电视，不光看新闻节目，也看烹饪节目、脱口秀，还看印度节目——年轻人站在舞台上，唱老电影的主题曲，后面有乐队现场伴奏，他们的演唱将由评审团打分。我母亲会追随

她中意的选手，一直看到最后。她不仅注意他们的演唱技巧，还注意他们的表情、穿着习惯、仪态和体格。她了解塑身，她会一直坐在那里，直到看完上午晚些时候播放的音乐节奏感强烈的健身节目。有时候她会拉下帘子，努力重复做那些动作。接着她去冲澡，然后乘着她的新司机开的新车，去办公室。随后纳西姆进来打扫房间，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节目。傍晚，我母亲带着扎米娜和如芭回家。这两个女孩是为她的杂志工作的新人。杂志扩张了，需要不同的人来管理内容和收入。扎米娜负责文章，她会把那些用英文写成的文章刻进一张CD里，送到乌尔都语部门，乌尔都语部门则将这些东西全部翻译成乌尔都文，供稿给杂志的乌尔都文版本；如芭的工作则是坐在办公桌边的一把转椅上，通过电话和广告商沟通，谈发行量、目标读者，谈杂志的品质。她告诉他们，杂志是“花束”式定位的，也就是说，杂志能够提供内容非常广泛的东西供读者阅读和查看。最近一期的《女性杂志》报道了虐待和家庭暴力，采访了一个被泼硫酸的受害者，如今她正在欧洲接受治疗。还有一篇关于巴基斯坦妇女文化程度的深度报道，配图是一些农村妇女们蹲在信德省沙漠的学校外面，她们的手臂上戴着一擦擦的手镯。文章还附上了几幅彩色的饼形统计图，给出的是四个省份中小学教育的百分比、年限和费用对比。还有一篇占了四页的文章，谈的是全球的穆斯林妇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抵制最近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文章语气充满了钦佩，而且写得浅显易懂，作者是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念书的一名巴基斯坦学生。杂志的最后四分之一是“社交圈”栏目，刊载的是人们在茶会、晚宴、婚礼、圣纪^①上的照片。这些照片用电脑把亮度调高，照片旁边附有相关说明文字。其中的许多人随后会打来电话，感谢《女性杂志》团队，并提供更多的活动信息，比如公司舞会、时装表演等。这样的活动如今开始爆发般地出现，而在杂志前面“关注”栏目中的一篇文章里，这个圈子内的人被形容为“在卡拉奇市和拉合尔市出现的相互独立的新生代精英”。

“哦，没错。”我的母亲说，然后继续没精打采地和电话里的女人交谈，

① 圣纪：伊斯兰教传统节日，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

那是她一个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朋友，在经济景气起来之前，她卖掉了自己的房产。

经济确实景气起来了。在这期间，杂志、收音机、电视频道上面都在说，说得越来越多，看到的人也越来越多。早上，纳西姆在打扫房间的时候打开电视，看到了政界要人在剪彩，然后向在座的观众发表演讲。她听到了演讲，了解到了暴力、极端主义和开明的节制。她看到了突发新闻：节目被打断，然后是红色的闪光伴随着静默，然后是新闻播报者的通报，接着是警笛声、警察、袭击发生地的持续骚乱——投弹手从两侧冲进来，炸飞了骑兵队。总统逃脱了，但他的卫兵们死了。然后场景切换到明亮的演播室，分析家们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后面，一名皱着眉头、不时做笔记的记者在向他们发问。他们谈到了建设，谈到了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它的利益、它与巴基斯坦军方的关系变化。他们还谈到了九一一事件和犹太人。他们还谈到伊斯兰教，一个被误解了的信奉和平的宗教。有的频道在专门谈伊斯兰教，谈它的历史和教义特质，谈关于来生的问题和关于此时此地的的问题，比如会见和分离的正确的伊斯兰教表达法是什么，怎样用布包头才恰到好处，还有化妆的问题，比如指甲油这样的东西，到底属于禁忌品还是符合教规。可在有些频道里，这样的问题被无视了，妇女们穿着半袖衣服就出镜，还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和有着某种学位（比如儿童心理学）的女人们交谈。这些女人不但互相交谈，还回答致电者的问题。来自拉瓦尔品第的一名主妇说她很焦虑，因为她八岁的女儿看了其父收藏的一部成人电影。致电者说她不用担心她的丈夫，她阻止不了他看那些电影，她担心的是她的女儿，她认为她那幼小的心灵一定受到了严重冲击，可那些东西她连说都说不出口，更别提用某种方式去向孩子解释了。这名主妇想知道，有没有办法让一切重来，从孩子头脑中清除掉那些东西。主持人理解地点头，用手示意，把问题交给了专家。专家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目前的问题是精神方面的伤害，孩子在一个过早的年纪接触到了那样的东西，但是，要让一切重来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没有必要。父母必须接受这一点，即孩子们有着自己的头脑，有着自己的动机，他们总是在打破庇护他们的

环境。在今后的生活中，他们长成了成年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也会为孩子创造出一模一样的庇护环境，而他们的孩子也会再一次打破它。“但那就是生活的真相，”专家向主持人微笑道，“永远循环往复。”

“循环往复。”纳西姆说。她正在厨房的石质流理台上切着蔬菜沙拉。她切得很快，把切好的放进碗里，然后又开始切。“我们也在循环往复。”她滑稽地说道，并发出自嘲的笑声，但她的话语中又带着一种哲学味，一种在观念和事物间建立联系的需要，就像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时一样，一种她在沙特阿拉伯时产生的需要。在那里，她看到来自全世界的人们因为同一个使命而聚集到一起，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向同一个神祈祷，绕着同一个名胜古迹周围转圈。那让她注意到了一个唯一的潜在系统的存在。

“天房，”她说，“它让你开了眼。”

现在她在日常生活中追寻那更大的真理，却一次次在自己那里碰壁。上个星期，她收到了一笔钱——一万卢比，那是我的祖母达蒂给她的。这笔钱算是某种布施，标志着一场婚礼已经临近。纳西姆马上开始计划用这笔钱来做点什么，咨询他人的建议，并讨论可行性。我母亲建议她拿这笔钱采购一台缝纫机，然后在我家房子背后她的住处兼职做缝纫生意。我母亲说这是一个开始，她还说她可以为纳西姆在杂志上印一条黑白广告。纳西姆被说服了。她算了一下，发现买完缝纫机还能剩下点钱，就留出了一些，打算买一种著名的彩票。然后她宣布，她要为新娘买一份结婚礼物。

“你不用买，你不用买。”我母亲说，她是代表新娘拒绝的。

“可我必须买。”纳西姆说。

“你为什么必须买？”

“我必须买。”

“你不用买。可为什么？”

“够了！”

“可为什么？”

“她是我的孩子。”

“她是每个人的孩子，纳西姆。我们都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你已经

做了很多了，你已经做得和其他人一样多了。你不必买礼物，你绝对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纳西姆仍旧站在那里，红着脸晃动着，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她把自己刚才的提议感动了，那不是个佣人的提议，因为那已经超过了佣人的财力。

“省下你的钱，”我母亲说，“开始你的缝纫生意吧。”

纳西姆微笑着说她会的。

然后就到了周末，她听说她的丈夫出现在大门外。他不该来见她的，因为他辞去了在村子附近一家工厂里的工作，又失业了，而大家都知道，在做了这样不计后果的事情后，他会利用她的。纳西姆走出大门张望，他在那里。他们谈了谈，纳西姆把他带了进来，到厨房里拿了饭给他吃，并同意他留下来过夜。早上，在他走后，她痛悔不已，她失去了她大部分的钱，做裁缝的心愿再一次化为泡影，她又成了和往常一样一无所有的人。

“烂泥扶不上墙。”达蒂在床上说道。她已经七十多岁了，骨瘦如柴，她不能够再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打发时间，只能偶尔驼着背坐到沙发上，用手掌扶着膝盖，以保持平衡。

纳西姆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紧握着拳，脚趾钩了起来。

“一万卢比。”达蒂说。她眉毛高挑，眼睛眯起来，这是寒心又惊愕的表情。

纳西姆晃动着。

“还剩多少？”

纳西姆张开嘴，说道：“两千。”

“两千！”达蒂说。

“她可以用那些钱买双鞋。”苏里说道，然后轻轻笑起来。她是达蒂两个女儿中的姐姐。就她的年纪来说，她显得很活跃。她躺在床的另一侧，背上垫着好几个枕头。

“要不你就把那些钱也都给他。”达蒂的另一个女儿哈克米说，她比苏里小三岁半。发表完评论后，她朝四周望去，看是否还有其他人也看出来了，那确实会是那两千卢比的归宿。

“是我的错，”达蒂说，“是我的错。我就不应该给她那些钱。我应该把那钱拿去扔到井里。”这只是夸张的说法而已，因为附近并没有井。

“哦不，”苏里平静地说，“你不会把它扔到井里的。你还会再给她钱。你会一直给她钱。”

哈克利说：“而她会一直给他钱。”

纳西姆微笑着，从自己的屈辱中鼓足勇气，抬起一直望着地毯的眼睛说：“兜兜转转。”

哈克利茫然地看看她，然后兴奋地望着苏里说：“农民心态！”

纳西姆仍然微笑着，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而此刻她也不在乎这一点了，从遭受斥责转入现在的滑稽处境，给了她逃避的机会，这正是她想要的。

但即便在纳西姆走后，房间里的谈话也仍然是关于钱的。整个下午的谈话都是关于钱的，因为最要紧的就是钱，而不是爱，是钱最终促成了婚姻，建起了家庭，是钱让人与人之间达成理解，是钱让世界得以兜兜转转。

姐妹俩也在这景气的经济状况里受了益。苏里的丈夫现在不在办公室里上班，而是在家里工作，用电话和电脑炒股。哈克利的丈夫在菲罗兹布尔公路上靠近卡尔玛乔克的地方开了自己的二手车与组装车市场。他们仍住在同一地区，但重新装修了他们的家：两幢房子的车道都微斜地延伸到钢制大门外，外墙上嵌着黄铜的铭牌，上面刻着主人的名字和门牌号。室内也发生了变化：楼上的浴室装了浴缸和现代化的淋浴头；墙上贴了壁纸；起居室和卧室里装的是带遥控的分段式空调；楼下每间屋子都铺了地毯，进屋必须脱鞋。其中一家，苏里家，曾为一家电话运营商拍摄广告提供了场地，这次的经历被他们带着惊讶和欢乐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主管们的名字，他们从头到尾表现出的专业水准，演员和工作人员们的滑稽，他们对这所房子及其内部的评价——既包括在屏幕上说的，也包括在私底下说的。

“他们都热爱这些沙发。”苏里说。她不是一个爱夸耀的人，但这是事实。

“还有这双人沙发。”哈克利说，“女主角都不愿意从上面起身。她说，不，不，就让我待在这儿，就让我待在这儿。”她闭上眼睛，心醉神迷。